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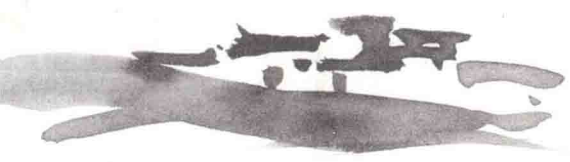


诗韵 故乡

Shiyun Guxiang

聂成根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南昌）



诗韵故乡

聂成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韵故乡 / 聂成根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210-06732-0

I. ①诗… II. ①聂…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0671 号

诗韵故乡

聂成根 著

组稿编辑: 游道勤

责任编辑: 王醴韵 王彦山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983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93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jxp-ph.com

E-mail: superpoem@126.com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45 千

ISBN 978-7-210-06732-0

赣版权登字—01—2014—53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28.00 元

承 印 厂: 南昌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年纪大了容易怀旧,远离家乡的人容易思念故乡,我现在就是这样:既长期远离故乡,又年老日暮,因此经常回忆故乡,回忆儿时 in 故乡生活的情景。退休后有时间了,既有时间回乡,又有时间怀旧,还有时间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于是东一笔,西一笔,今天一章,明天一节地写了起来,这样就有了这个本子。

其实,想写点回忆儿时故乡文章的念头,在十几年前就有了。

那是2001年11月,我出差去欧洲,那天坐的是法航的航班,中午12点飞机起飞,不到半个小时,飞机飞出燕山山脉后,进入内蒙古上空。这是个大晴天,透过飞机舷窗,视线一览无余:连绵的山峰,一个个山头都是光秃秃的;广袤的沙

漠，一堆堆沙丘都是赤裸裸的。偶尔一阵大风吹过，将山上的黄土与地上的沙尘裹挟着卷了起来，一片荒凉、冰冷、凄凉的萧瑟景象。而此时，飞机的音响里，却正在播放着非常动听的歌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耳边是这样优美的旋律，眼前却是这样残酷的现实，反差之大，令人感慨。眼前，此情此景，却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故乡的情景也大抵这样：以前是青山绿水，现在也是山荒水涸了。触景生情，我鼻子一酸，竟情不自禁地抹起眼泪来。

飞机的机舱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法航的空姐大概看到了我的异样，她们诧异地看着我，在那里嘀嘀咕咕地不知说些什么。不一会，来了一个中国民航在法航航班上服务的空姐，她微笑着走到我座位前问我：“聂总，有什么不舒服吗？有什么需要服务吗？”我擦了擦眼角，笑着对她们说：“没什么，误会了。”于是，我把原委告诉了中国空姐，那空姐听后，也收敛起了笑容，告诉我说：“是啊，这条航线上，燕山和乌拉尔山相比，航线始端和航线末端相比，自然环境相差实在太大了。”她还告诉我说，“现在这条航线已经好多了，过去我们飞巴黎是从新疆经卡拉奇飞过去，飞机飞半天都是在荒凉的沙漠和冰冷的雪山上，那景色就更单调了，看上去就更难过了。”

从那以后，我心里就有了一个念头：等到我退休以后，有时间了，我要把儿时的故乡写出来，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后人——我们的故乡曾经也是很美的，也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牛儿跑的，也是值得去歌唱的。

写作过程中，自我感觉很好，文中内容有今有昔、有情有



景、有人有事、有叙有议，感到很是得意，“文章总是自己的好”，因此便很有信心地向故乡的出版社自荐了。

但当草稿变成书稿后，我通读了一遍，又犹豫了：这样隔代的事情，这样复旧的想法，这样传统的文章，今天的年轻人还愿意做读者吗？兴高采烈的劲头一下又蔫下来了，变得心灰意冷起来，于是，初稿就放在案头搁了半年。

之后又不甘心就此放弃，自己又印了十本草稿小样，分别送了几位熟悉的40后、50后以及80后、90后的老乡、朋友，请他们谈谈看法，提提修改意见。结果在我意料之中：后者几无反馈，前者唱和热烈，特别是几个在外地工作的中学同学打电话告诉我说：“老聂，写得很好，把我们又带回到家乡，带回到学生时代去了。我们这一帮人都有共鸣，你大胆写出来吧，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实生活写出来，告诉下一代人。”

有了同乡、同学的热情鼓励后，我的写作激情又被调动起来了。于是我又重新将书稿拿了出来，儿时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树木、故乡的房舍、故乡的猪牛鸡鸭、故乡的花鸟虫草，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在我的笔端流淌开来，这样，就凑成了今天这个集子。

我喜欢诗歌。自上中学以来，从《诗经》到《古诗源》、唐诗宋词、明清诗、现代诗、散文诗，都爱浏览。在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过程中，当脑海里回忆起故乡的风景时，总觉得故乡就像一首诗，故乡就在诗歌中。可不是吗？那山丘的树林中，一棵棵绿树就像是一行行诗章；那小溪的水面上，一层层细浪就像是一页页诗文；那一片片青翠欲滴的树叶，渗透着诗一般

的韵味；那一枝枝红艳如火的花枝，散发着诗一般的芬芳。所以，我就给这本集子取了个名字：《诗韵故乡》。

地球已经四十几亿年了，大自然自然有它的规律；人直立起来已经近百万年了，文明人已经七、八千年了，千万年来，人类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摸索着人类自身的实践行为；世界三大宗教创立已经两千多年了，中国两大国教创立也两千多年了，千百年来，各种教派理论在阐述、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在总结、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和谐共处、同舟（诺亚方舟）共济，相互依存，平衡发展。实践和理论表明：作为大自然中的人，总是道法自然、适应自然的多，而刀伐自然、征服自然的少。

西雅图是美国一个城市的名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西雅图又是美国一个酋长的名字，可能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而正是这位西雅图地区的土著印第安酋长，当入侵者要买他的部落的土地，签协议的时候，他即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对白人来说，大地不是他的兄弟，大地是他的仇敌，一步一步地加以征服……在白人的城镇里找不到宁静，听不到春天枝叶迎风招展的声音，或是虫儿振翅的欢鸣。城市的喧闹声看来只会污损我们的耳朵，假如不能听到夜莺孤寂的叫声，或是夜晚池畔青蛙的争鸣，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呢？……这样的命运对我们来说真是难解。尤其当野牛被屠杀，野马被驯服，当森林中最隐秘的角落也充满了人味，原始的山陵景观被电话线所破坏时，我们真是不明白啊！森林哪儿去了？消失了！老鹰哪儿去了？不见了！美好的生活已经



结束，残喘求生的日子开始了。”

西雅图酋长讲这话的时间是：1851年1月10日。

这是一个半世纪前这位印第安酋长发出的警告。

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发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森林滥伐、河流干涸、沙尘肆虐、雾霾弥天，这不正是对我们的警告吗？

寻找那失落的花，栽培那曾经拥有的花，让我们行动起来，重新生活到花的海洋、绿的波涛之中。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举世瞩目、万众期待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号召全党，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文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要让新城镇化后的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说得多好啊，既深刻精辟又生动形象。透过公报的字里行间，我似乎又看到了：故园的桑梓，花繁果硕；豫章的香樟，枝壮叶茂；河滩蒹葭苍苍，河岸绿竹猗猗；龙溪旭日泛波，袁河渔歌晚唱；树梢上斑鸠“咕咕”，屋脊上喜鹊“喳喳”……我相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8500万党员的艰苦奋斗，有13亿人民的不懈努力，让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重现青山绿树、碧水蓝天、鸢飞鱼跃、人欢马嘶的生态文明的和谐情景，还会久远吗？不久的将来，诗一般的故乡，一定会谱写出新的诗篇。

目 录



前言	1
怀哉怀哉 曷月还归	1
维桑与梓 必恭敬止	21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36
十里人家 榕叶满川	56
若识自心 顿悟菩提	67
陟彼岵兮 瞻望父兮	83
陟彼屺兮 瞻望母兮	96
谁谓荼苦 其甘如荠	109
瞻彼淇奥 绿竹猗猗	121
泛彼柏舟 在彼中河	140
问春何处 杜鹃开了	159
谁言霜雪 坐待春风	169
归视其家 槐荫满庭	183
尔牛来思 九十其享	196
之子于归 宜其室家	209
吉梦维何 维虺维蛇	224
后记	235



怀哉怀哉 曷月还归

《诗经·王风·扬之水》中，作者借一个戍卒之口，三问长天：“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怀念故乡啊怀念故乡，哪天哪月才能回到故乡呢？

因工作调动，我从老家逐长江而下，定居上海。昔住长江腰之豫章古郡，今住长江尾之春申故地，每天面对浦江水，日日思乡乡难见，豫章西望彩云间。我也常常会感叹：豫章豫章，曷月还归！怀哉怀哉，曷月还归！

—

豫章为何？古地名也——是我老家江西省清江县（现樟树市）所在地的古郡名。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

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故郡”，就是古豫章郡。据说，王勃原文本为“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因避唐代宗李豫讳，被后人改为“南昌故郡”，自苏轼手书“南昌故郡”后，就一直沿用至今了。

豫章古郡，初设于公元前120年间的楚汉，辖今南昌、清江等县，隋唐后，改豫章为南昌、洪都，所以，王勃《滕王阁序》中有“南昌故郡，洪都新府”之说。

序为名阁作，阁因名序扬。自王勃《滕王阁序》流传后，登临滕王阁者，可谓是天天人接踵、日日客纷沓。“豫章”二字，便频繁出现在文人墨客题南昌、题滕王阁的诗词歌赋之中。唐宋元明清，不妨信手拈来几首：如唐朝诗人孟浩然的“龙沙豫章北，九日挂帆过。风俗因时见，湖山发兴多”，如宋朝诗人汪元量的“豫章门外尽青原，高阁临江喜尚存。莺舌澜翻嘲鹤静，鸥心恬淡厌蛙喧”，如元朝诗人虞集的“帆樯星斗通南极，车盖风云拥豫章。灯火夜归湖上雨，隔邻呼酒说干将”，如明朝诗人李攀龙的“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明镜，秋风憔悴侍臣颜”，如清朝诗人彭孙的“高士几回亭草绿，梅仙一去岭云荒。临风不见南来雁，书札何由达豫章”。

毛泽东热爱祖国山山水水，自然也喜欢与他故乡湖南一界之隔的邻省江西。土地革命时期，他曾去安源、上井冈、打吉安、过南昌，转战过江西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数次视察江西，临长江、登庐山、住洪都、榻滨江；他喜欢江西、喜欢南昌、喜欢滕王阁，他曾手书王勃的《滕王阁序》。现在，由他



故乡印象

滕王阁序(节选)

[唐]王勃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手书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楹联，就镌刻在滕王阁一层大堂的中柱上。他还特别喜欢江西北部那座名山——庐山，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那里主持召开了三次庐山会议，并且留下了数首与这座山有关的诗篇。

但庐山，却往往使他伤感。第一次庐山会议，他竟与老战友彭德怀发生口角；第二次庐山会议，他与老秘书陈伯达发生龃龉；第三次庐山会议，他又与老朋友林彪发生争斗。那一年的庐山会议，那一年下山后，那一年的“九一三”后，那一年……真不堪回首。静夜，他在中南海遥望着南方，遥望着庐山，遥望着豫章，口中轻轻地诵读起来：“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念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不知是忘词了，还是另有所思。须臾，他脱口而出：“秋风怒在叛徒颜！”这里的“叛徒”，自然是指他的那位“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了。过了几天，他在和他的老前辈章士钊先生谈到林彪事件时，将这首改自李攀龙的诗念给了尊敬的老先生听，章士钊默然，记在了自己的日记中。

尽管，豫章作为地名，不标于地图册已两千年了，但作为历史，作为文化，却长久地流淌在历史地理的长河之中了。

二

豫章复为何？古树名也——是我家乡江西樟树市的市树樟树。

豫章作为树名，要比它作为地名的历史长久得多。《山海经》中就有豫章的记载。《山海经·中山经》里描写道：“又东四

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珉，其木多栲，多豫章”，“又东北二百里，曰玉山，其阳多铜，其阴多赤金，其木多豫章、榿、柎”。可见，樟树是一个很古老的树种。

现在，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樟树曾被称为豫章的了，但在明朝前，豫章树之称谓大概比较普遍。杜甫在《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中曾赞美樟树说：“豫章翻风白日动，鲸鱼跋浪沧溟开。”元代诗人王恽有一首《冬至》诗，是记诗人从北到南的所见，时已冬至，北方已草木凋零，可南方却依然一片绿色，而且生机勃勃：“豫章蔽日叶黄落，竹笋经霜更碧鲜。”至明清，至近现代，豫章作为树名，已鲜见矣，而樟树、香樟、芳樟等名，已极为普及了。为何名樟？明人李时珍的解释是：“其木理多文章，故谓之樟。”可见，樟树乃文化之树，豫章，乃文化之乡。

樟树，故乡的市树，在我们老家那里，山头水边，比比皆是，是我们从小最熟悉的树之一。我从小喜欢樟树，也一直怀念着故乡的樟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寄托我对故乡的思念，曾发表过一篇散文《故乡的樟树林》，现引几段原文，从中可以看出我对故乡一直以来的眷恋之情：

樟树林——难忘啊，故乡的樟树林。

我的故乡在祖国南方赣江边的一个小镇——樟树镇附近。关于这个镇的来历，有一个优美的传说，在我们这一带世世代代流传着……

很久很久以前，在离赣江几十里之外的深山老林里，居





住着一群欢乐的梅花鹿。一天，它们结伴到赣江边来饮水，一只调皮的小鹿，叼着一枝结满樟籽的树枝，和同伴们追逐着到江边。喝完水后，鹿群嬉戏着回到森林里去了，把一大把樟树籽留在肥沃的江边。第二年，这里长出了一丛小樟树苗，几年后，这里有了一片小樟树林，年复一年，樟树长大了，成林了。第一个人来了，在樟树下小憩；第二个人来了，在樟树下结庐；第三个人来了，在樟树周围耕耘……樟树在繁茂，人类在繁衍，于是，这里从村落发展到了城镇——樟树镇。

啊，森林——人类的摇篮！打开地图看吧：槐树庄，桦树沟，杨树屯，樟树镇，榆林县，三棵树，五棵松……人类和森林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啊！人类从森林中走出来，离开了混沌世界，开始了文明社会的建设。森林庇护着人类，人类爱护着森林，人类和森林，互相依赖着，互相发展着，构成了地球上和谐的生态平衡。

大概是出于对人类摇篮的崇敬，世世代代传下一种感情，故乡的父老乡亲，对村头那片樟树林特别尊重，并给它蒙上了迷信的色彩，上香供祀，顶礼膜拜，简直成了我们村子上的图腾。

夏日的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樟树下纳凉的时候，祖母就要指着这片樟树林，给我们讲述那不知讲过多少遍的故事——

从前，在我们村边的赣江里，住着一條孽龙，总想兴风作浪，为非作歹，但是，每走到这里，看见这片樟树林，便不敢为所欲为了。因为这片樟树林里，都是几百年、几千年的古树，

有的已经修成仙了，孽龙害怕这些樟仙。可是，有一年，天上的火龙不小心，掉了一粒火种到地上，把樟树林烧掉了。结果，第二年孽龙就放肆地胡作非为了：发大水、冲庄稼、淹房屋、吞生灵。后来，幸亏有个仙人许真君，和孽龙斗法，才镇住了孽龙。但孽龙在垂死挣扎时，尾巴一摇，把我们这里一片好地变成了沙洲。

祖母好像是为了论证她的观点，讲了古的，又讲近的。民国二十九年，朱、毛带领红军打下了樟树镇，有一队红军就驻在我们村里，他们常常在这樟树林中操练、休息。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人杀人，凡是和红军有过来往的，都抓去坐过堂。反动派连这片樟树林也不放过，说要全部砍掉，砍到一半时，突然刮起一阵大风——那是触犯了神灵。祖母绘声绘色地形容：那风直刮得飞沙走石，把砍树人的眼睛吹得都睁不开。这些家伙见菩萨显灵，都吓慌了，一个个丢下斧头，扔了锯子跑掉了。但是，这次砍樟树，又伤了风水，从此以后，我们这里就经常闹水灾，一场大水过后，沙洲就向前推进一步，吞噬一片良田。

这就是故乡的樟树林，这就是给我们村子带来过幸福、欢乐和希望的绿色之神。故乡的樟树林，给我的童年留下了多少欢乐和愉快的记忆啊！

从此，我对故乡的樟树林益发珍视、敬重了。每次回家，总要在树林中久久伫立，面对那繁枝茂叶、粗干鳞皮、盘根错节，一股发自肺腑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情感，便油然而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植树造林，毛泽